

歸有光文學視域中的《莊子》解讀

謝明陽*

【提要】

本文探討歸有光如何以文學的角度來解讀《莊子》。文章先釐清歸有光解讀《莊子》的材料有二：一是高秋月《莊子釋意》中，收錄了歸有光特別的《莊子》評論；一是歸有光《震川先生集》中，分布著徵引《莊子》辭句的數篇文章。由《莊子釋意》，可以看出歸有光將《莊子》諸篇分別視為一個整體，透過文辭脈絡的分析，歸納其中的精義；由《震川先生集》，更可以發現歸有光對於《莊子》的閱讀，已由文章的評析轉入了義理的探究，甚至於可能改變莊子原本的用意。全文的最後，則討論歸有光如何將《莊子》的話語，應用在文學批評的場域上，使得文學論述與莊子思想得以相互融合。

關鍵詞：莊子 歸有光 《莊子釋意》 《震川先生集》 以文解《莊》

* 國立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教授

一、前言

歸有光（1506-1571）的少年文章中閃爍著莊子的光彩，引人注目。例如錢謙益（1582-1664）喜好歸有光文，曾與歸有光之孫歸昌世（1573-1644）、昌世之子歸莊（1613-1673）共同搜求遺集，編訂整理。至順治十七年（1660），歸有光文集即將重鈐，錢謙益作〈新刻震川先生文集序〉云：

少年應舉，筆放墨飽，一洗熟爛，人驚其頡頏眉山，不知汪洋跌蕩，得之莊周者為多。壯而其學大成，每為文章，一以古人為繩尺。蓋柳子厚之論，所謂「旁推交通以為之文」者，其他可知也。^①

其文指出，少年歸有光筆力萬鈞，除了可與蘇軾相頡頏之外，尤得力於《莊子》。但莊子之文謬悠荒唐，差參諷詭；歸有光之文平淡自然，真摯感人，兩者理應有所差距，此又何說也？依錢謙益所述，歸有光得之於莊周者，主要是年少作品；以《震川先生文集》全書來說，則是「壯而其學大成」、「旁推交通以為之文」，莊子此時已藏身在歸有光廣取前代諸家的文章中。今觀歸有光文集，仍有不少篇章述及《莊子》，這些篇章由文風的繼承轉入了義理的借用，甚至於可能改變莊子思想的原意。此外，歸有光尚有《莊子》一書的批閱，使得其《莊子》的解讀更趨於多元，值得讀者細細體會。

當代學者對於歸有光《莊子》學的研究較少，目前僅見高春花〈歸有光散文與《莊子》關係談〉一文^②，此文可略供參考，但本文的撰寫方向與之不同。下文，將先討論歸有光解讀《莊子》的材料真偽，今題署歸有光之名的作品中，或見偽託，或見錯認，必須加以釐清。其次，則分別以《莊子釋意》、《震川先生集》為討論對象，藉以呈現歸有光如何以文章為中心，展開對於《莊子》的分析與接受。最後，考察歸有光在為友人撰寫文序、詩序時，如何應用《莊子》的說法，以進入文學觀念的領域之中。

① [清]錢謙益，《牧齋有學集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3年，《錢牧齋全集》本），卷16，頁729-730。另見[明]歸有光，《震川先生集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1年），〈序〉，頁7-8。「旁推交通以為之文」，出自柳宗元〈答韋中立論師道書〉。

② 黃春花，〈歸有光散文與《莊子》關係談〉，《牡丹江師範學院學報》2005年第1期，頁35-38。

二、歸有光解讀《莊子》的材料

歸有光批閱，文震孟（1574-1636）訂正的《南華真經評注》為天啓四年（1624）刊^③，頁中刻有「笏塢藏書」四字，歷來被視為歸有光的作品之一。然而，據方勇《莊子學史》的研究，此書有不少地方沿襲前代著作，歸有光的注語並不全然可靠，其說云：

笏塢刊《南華真經評注》共收錄冠有「歸震川曰」字樣的眉批二百三十四條，篇末總批二十一條，數量居各家之首，但今已發現其中有一些條目並非歸氏所寫。……此書所收批語可謂錯誤百出，甚或不可卒讀，若經狀元文太史親為訂正，則何至於此？^④

《莊子學史》並製作「附表」，條列《南華真經評注》抄襲他書之處，洋洋灑灑共二十餘頁^⑤，故此書實不可能由文震孟親自訂正。當然，《南華真經評注》也有它的價值，如方勇所云：「笏塢刊《南華真經評注》所收錄的歸有光批語，其中有一部分（尤其是篇末所引的歸氏總評文字）應當是真實可信的。」^⑥但是，究竟何者才是歸有光的真正原文？卻也變得難以捕捉，故本文論述時不取此本。再者，天啓五年（1625）刊行的《諸子彙函》，舊題歸有光輯，書中收錄《莊子》〈逍遙遊〉至〈人間世〉四篇^⑦，然觀所錄諸家評語，大致與《南華真經評注》相近，同樣也是真偽參半，亦不論之。

另外，康熙年間印行的《莊子釋意》一書，在內篇、外篇、雜篇的開頭均署「歸震川先生原批，高秋月素蟾集說，曹同春孟序論正」^⑧，同樣據方勇《莊子學史》的檢驗，書中的歸有光批語則可以採信：

③ 參〔明〕歸有光批閱，〔明〕文震孟訂正，《南華真經評注》（臺北：藝文印書館，1974年，《無求備齋莊子集成續編》第19冊）。

④ 方勇，《莊子學史》（北京：人民出版社，2008年），第五編〈明代莊子學〉，第2冊，頁429。

⑤ 《莊子學史》，第五編〈明代莊子學〉，第2冊，頁433-454。

⑥ 《莊子學史》，第五編〈明代莊子學〉，第2冊，頁430。

⑦ 〔明〕歸有光輯，《諸子彙函》（濟南：齊魯書社，1997年，《四庫全書存目叢書》子部第126冊），卷2，頁83-107。

⑧ 〔清〕高秋月集說，〔清〕曹同春論正，《莊子釋意》（臺北：藝文印書館，1974年，《無求備齋莊子集成續編》第31冊），〈內篇〉，頁13；〈外篇〉，頁139；〈雜篇〉，頁319。

此書所引歸氏評語，僅為署為歸有光、文震孟《南華真經評注》本所錄歸有光評語的一部分，但這部分條目未發現有抄襲於他書者。據此則又可說明，歸有光當確曾評批過《莊子》，康熙間刊本《莊子釋意》所錄歸氏評語當確係「歸震川先生原批」。⁹

今從其說。觀曹同春於康熙二十八年（1689）寫成的〈莊子釋意序〉，文中記錄了高秋月的話語，云：「先生曰：『莊子不云乎？語之所貴者，意也，得意則忘言。且吾見評《莊子》者多矣，其善者惟太僕震川耳。震川自謂讀書萬卷，而得力於莊周。』余遂求獲而附刻之，以見世之工於文者，其留心於莊子如此，固非謂莊子之意盡於文辭而已也。」¹⁰此段文字有兩點訊息值得注意：其一，《莊子釋意》中的歸有光評語不是高秋月原書所有，而是高秋月提到震川評論《莊子》的重要性，後來曹同春才搜求加入的；其二，曹同春序文提及，歸有光是以「文辭」的角度來看待《莊子》，但這只是歸有光的考察重點，並不是說莊子之意侷限於文辭之中。細覽《莊子釋意》全書，歸有光的批語大抵扼要精練，內篇中，歸有光的評論僅出現在〈逍遙遊〉、〈齊物論〉、〈人間世〉三篇，內容稍簡；外、雜篇中，評語則較內篇為多，尤其是在各篇篇末，經常附有歸有光的總結，具有探討的空間。

論析歸有光對於《莊子》的文學解讀，更應該參考《震川先生集》。集中歸有光〈與沈敬甫〉云：「《莊子》書，自郭象後無人深究。近欲略看此書，欽甫有暇，可同看，好商量也。」¹¹此信邀請友人一同閱讀《莊子》，以期相互磋商，信中雖云「略看」，但這只是客套用語，事實上歸有光自有深刻體會，故在文集中屢屢述及《莊子》。惟《震川先生集》雖在清初由錢謙益、歸莊等大家整理出版，卻仍存有可疑的篇章。其中〈周秋汀八十壽序〉一文，運用了〈逍遙遊〉中大鵬鳥高飛萬里的典故，議論風發；然偶得趙興勤、趙韓合筆的新作〈「周秋汀八十壽序」著作者考辨〉，得知此序應非歸有光所寫，而是出自明人方鳳《改亭存稿》，原題〈壽周秋汀八十序〉。趙興勤、趙韓之文述及：「周秋汀，即周瑞，字應祥，一字秋汀，崑山人。……在《震川先生集》中，明確提及『秋汀』的只有〈周秋汀八十壽序〉這一處，……再看《改亭存

⁹ 《莊子學史》，第五編〈明代莊子學〉，第2冊，頁429。

¹⁰ 《莊子釋意》，〈序〉，頁4-5。「語之所貴者，意也」，原語見《莊子·天道》；「得意則忘言」，原語見《莊子·外物》，作「得意而忘言」。

¹¹ 《震川先生集》，〈別集〉，卷7，頁863。

稿》，情況則大不一樣，記載方、周二人交往的文字，可謂連篇累牘。」¹²最重要的，趙興勤、趙韡還進一步提到，方鳳《改亭續稿》中有〈二老傳〉一文，文中字句竟與〈周秋汀八十壽序〉十分相似。先看方鳳〈二老傳〉云：

予一日問秋汀曰：「公之壽有所養乎？」答曰：「吾平生於貧富窮達不甚注意，處不足，常若有餘，吾心不至戚戚，吾之壽或者在此乎？」¹³

再看〈周秋汀八十壽序〉云：

客有洗爵壽先生者，問曰：「先生之壽有道乎？」先生曰：「有。……吾見人之富，不多其財，而薄田敝廬，足於陶朱；見人之貴，不侈其爵，而青氈絳帳，榮於金紫；見人有時名，不高其聞，而陶情詩酒，放懷歌舞，老焉益壯，若將終身。吾不知有餘在人，不足在我，嬉嬉然若與得意者等。吾之壽或者在此乎？」¹⁴

二者文辭詳略雖異，但實質話語如此接近，可以相信〈周秋汀八十壽序〉的作者當是方鳳，而非歸有光。方鳳為崑山人，正德三年（1508）進士，因與歸有光同里，時代又略近，故混淆了當時編者的目光。

除《震川先生集》之外，歸有光的文學作品尚有康熙四十三年（1704）由王樸校訂的《補刊震川先生集》。此書錄有〈莊騷太史所錄〉一文，討論《莊子》、《離騷》、《史記》三書，文中提到《莊子》云：

文以變為工，其於道奈何哉！然而世之議三家者曰：漆園之文偉，其失也誕。……噫！亦孰知其不誕則不偉。……今觀莊氏之架虛行危，凌高厲空，〈逍遙〉、〈齊物〉等篇，廣譬博喻而雜以恢諧戲謔之辭，使人心廣神馳，如從至人而游六合之外也。¹⁵

當代學者重視此文，例如貝京《歸有光研究》曾以專節討論，並云：「〈莊騷太史所

¹² 趙興勤、趙韡，〈「周秋汀八十壽序」著作者考辨〉，《文獻》2015年第3期，頁115。下文所述，另見頁116。

¹³ 〔明〕方鳳，《改亭續稿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5年，《續修四庫全書》集部第1338冊），卷1，頁430。〈二老傳〉，係為周秋汀、高歸田二老而作。

¹⁴ 《震川先生集》，卷13，頁323-324。又見〔明〕方鳳，《改亭存稿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5年，《續修四庫全書》集部第1338冊），卷1，頁296-297。《改亭存稿》題作〈壽周秋汀八十序〉。

¹⁵ 〔明〕歸有光，《補刊震川先生集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5年，《續修四庫全書》集部第1353冊），卷8，頁205。廣譬博「喻」，原作「踰」，今逕改。

錄〉是最為集中而堪稱精彩地論述了文章風格的文章。」¹⁶楊峰《歸有光研究》也說：「《補刊震川先生集》中收有〈莊騷太史所錄〉一文，對於進一步了解他的文學思想有重要意義。」¹⁷然而，此文應是宋朝方澄孫所作，文章亦題〈莊騷太史所錄〉，收入宋人魏天應所編《論學繩尺》之中¹⁸。《論學繩尺》所錄原是宋代科舉考試的文章樣本，與歸有光無關，當今學者所以信之，同樣是導因於清朝編者的誤收。

三、《莊子釋意》的文辭分析

本節以「歸震川先生原批」的《莊子釋意》為依據，探討歸有光對於《莊子》各篇意旨的掌握。先以〈逍遙遊〉為例，歸有光評點此篇時，著重於篇中段落的解析，其說原本分散在文章各節之間，今彙整如下，各評語之後所附的說明，用意在於標明語句出處，非其原說。試看歸有光評曰：

「野馬」至「已矣」，言積氣之厚。（「野馬也」到「亦若是則已矣」）

「蜩鷲」至「悲乎」，言小不知大。（「蜩與鷲笑之曰」到「不亦悲乎」）

以上明大小之分，以小形大，非小大各適其適也。（「此小大之辯也」一段）

以上推到大人身上。（「至人無己，神人無功，聖人無名」一段）

以上言大人所樹。（「堯讓天下於許由」一段）

以上言大德之人。（「肩吾問於連叔」、「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」兩段）

以上言用大。（「魏王貽我大瓠之種」一段）

以上言大以無用為用。¹⁹（「吾有大樹，人謂之樗」一段）

〈逍遙遊〉云：「野馬也，塵埃也，生物之以息相吹也。天之蒼蒼，其正色邪？其遠而無所至極邪？其視下也，亦若是則已矣。」²⁰歸有光曰「言積氣之厚」，透露大鵬鳥的飛行累積了深厚的工夫，此去具有不同的視野，將是一場非凡的旅行。以下「蜩與鷲笑之曰」一段，歸有光又曰「言小不知大」，此語緊扣著莊子「小知不及大知」

¹⁶ 貝京，《歸有光研究》（北京：商務印書館，2008年），頁227。

¹⁷ 楊峰，《歸有光研究》（上海：復旦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博士論文，2006年），頁9。

¹⁸ 見〔宋〕魏天應輯，《論學繩尺》（北京：商務印書館，2005年，《文津閣四庫全書》集部第454冊），卷7，頁265-266。

¹⁹ 以上評語，見《莊子釋意》，〈內篇〉，頁15-25。

²⁰ 本文引用《莊子》原文，主要依據〔晉〕郭象注，〔唐〕成玄英疏，《南華真經注疏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8年）。下文不另出註。

一語而發，意義十分重大。此蓋〈逍遙遊〉中的大鵬和蜩鳩究竟誰逍遙？誰不逍遙？歷來說法不一，歸有光此處卻能指出特別的答案。前代注解中，郭象注云：「苟足於其性，則雖大鵬無以自貴於小鳥，小鳥無羨於天池，而榮願有餘矣。故小大雖殊，逍遙一也。」²¹意謂大鵬與小鳥均得逍遙。然而支遁〈逍遙論〉卻云：「莊生建言大道，而寄指鵬、鷦。鵬以營生之路曠，故失適於體外；鷦以在近而笑遠，有矜伐於心內。……苟非至足，豈所以逍遙乎？」²²意謂大鵬與小鳥均不逍遙。後來學者注釋此章，或從郭象，或從支遁，直到明代憨山德清（1546-1623）《莊子內篇注》出現，才明確而深入的闡釋大鵬逍遙，蜩與鷦鳩不逍遙之論，其說云：「此喻小知不及大知。謂世俗小見之人，不知聖人之大，猶二蟲之飛，搶榆枋則已極矣，故笑大鵬，要九萬里何為哉？」²³歸有光的見解與憨山德清同，只不過歸有光的論述稍簡耳，其時代則更早於憨山德清。接下來，〈逍遙遊〉又論「此小大之辯也」一段，歸有光續曰：「以上明大小之分，以小形大，非小大各適其適也。」同樣表明大與小的不同，以斥鴳之小來反襯大鵬之大，絕非如郭象所說的「其於適性一也」²⁴。大與小既然不同，歸有光的注解遂聚焦於「大人身上」，所云「大人所樹」、「大德之人」、「用大」諸語接連出現，最後更以「大以無用為用」作結。如此，段段分析，層層逼近，確實有助於我們讀懂《莊子》，進而明白其中義理。再觀曹同春〈莊子釋意序〉云：

古今註《莊》，其傳者數十家，首推郭象之註〈逍遙遊〉也，以為小大各足其分，斥鴳、鯤鵬同一逍遙也。其於《莊子》「小知不及大知」之義，無當矣！²⁵

其說對於郭象注〈逍遙遊〉甚不以為然。閱讀《莊子釋意》注解〈逍遙遊〉，論中所引注家之說，僅集中在歸有光、憨山德清二家而已，原因即在於二家對於「小知不及大知」的理解，確能超越郭象，乃至於與歷代注解有別。

《莊子釋意》內七篇的歸有光評語，除了〈逍遙遊〉之外，僅零星出現在〈齊物論〉與〈人間世〉，我們可以將目光轉移到外、雜篇。在外、雜篇中，

²¹ 《南華真經注疏》，卷1，頁4。

²² 〔南朝宋〕劉義慶著，〔南朝梁〕劉孝標注，余嘉錫箋疏，《世說新語箋疏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3年），〈文學〉，頁220，劉孝標注語。

²³ 〔明〕釋德清，《莊子內篇注》（上海：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，2009年），卷1，頁7。

²⁴ 《南華真經注疏》，卷1，頁2。

²⁵ 《莊子釋意》，〈序〉，頁2。

歸有光通常將全文的義理統攝於文末，例如評論外篇〈秋水〉曰：

一論大通之理，二論大勝之力，三論達命之事，四論至言之妙，五論全身之高，六論心知之道。²⁶

此一評論方式極為簡潔，必須對照《莊子》原文來作體會。細察之，可知「一論大通之理」指的是〈秋水〉篇「秋水時至」一段，「大通」即「大道」之意²⁷，此則寓言假借河伯與北海若的七問七答，闡發逍遙與齊物的思想，北海若嘗答曰：「以道觀之，何貴何賤，是謂反衍；無拘而志，與道大蹇。何少何多，是謂謝施；無一而行，與道參差。」又曰：「知道者必達於理，達於理者必明於權，明於權者不以物害己。」所論即集中於「大通」之理。再者，「二論大勝之力」指的是〈秋水〉篇「夔憐蚘，蚘憐蛇，蛇憐風」一段，此則寓言結語云：「故以眾小不勝為大勝也。為大勝者，唯聖人能之。」其中意涵可參考郭象所述：「恣其天機，無所與爭，斯小不勝者也。然乘萬物，御群才之所為，使群才各自得，萬物各自為，則天下莫不逍遙矣。此乃聖人所以為大勝也。」²⁸所述可探得聖人無意爭先於小勝，卻終得「大勝」之旨。「三論達命之事」指的是「孔子遊於匡」一段，此則寓言中，孔子告訴子路曰：「知窮之有命，知通之有時，臨大難而不懼者，聖人之勇也。由，處矣！吾命有所制矣！」郭象注云：「命非己制，故無所用其心也。夫安於命者，無往而非逍遙矣。」²⁹推知歸有光所說的「達命」，是說「命」在有所限制之下，卻能安心於其中，通達於其中。「四論至言之妙」指的是「公孫龍問於魏牟」一段，寓言中魏牟告訴公孫龍曰：「且夫知不知是非之境，而猶欲觀於莊子之言，是猶使蚊負山，商鉅馳河也，必不勝任矣。且夫知不知論極妙之言，而自適一時之利者，是非埴井之蛙與？」歸有光此評，是說莊子的言論具有「至言之妙」，此極妙之言卻不是公孫龍之輩所能體察。至於「五論全身之高」，指的是「莊子釣於濮水」、「惠子相梁」兩段，前者言楚王派遣大夫二人往聘莊子，莊子表明自己不願如楚國神龜，而寧願曳尾於塗中；後者言莊子到梁國見惠子，惠子恐莊子欲代己為相，後來莊子往見之，以鵪鶉自喻，

²⁶ 《莊子釋意》，〈外篇〉，頁 245。

²⁷ 《莊子·大宗師》：「隳肢體，黜聰明，離形去知，同與大通，此謂『坐忘』。」成玄英疏：「大通，猶大道也。」見《南華真經注疏》，卷 3，頁 163。「隳」肢體，或作「墮」。

²⁸ 《南華真經注疏》，卷 6，頁 344。

²⁹ 《南華真經注疏》，卷 6，頁 345。

而以鴟梟比擬惠子。兩則寓言中，莊子懂得在亂世中保全其身，正具有「全身」的高明處世方法。最後「六論心知之道」，指的是〈秋水〉篇最後一段「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」，此則中，莊子何以知曉魚的快樂？莊子曰：「子曰『汝安知魚樂』云者，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。我知之濠上也。」莊子心中體知物我合一的奧祕，歸有光謂之「心知」。由此，可以感受到歸有光對於《莊子》文辭的分析固然簡單，但大致上可以把握全篇文章的基本要領。

歸有光在《莊子釋意》外、雜篇的批語中，所言並非全如〈秋水〉篇一樣條理分明，有時其評語還須對照《莊子》原文，用心體會，方能了解意涵。例如歸有光論雜篇〈寓言〉曰：

首敘言有三項，次二段言拘係者皆無取，又論功無驟進，莫執生死有無之迹，末貴韜斂。³⁰

「首敘言有三項」，即〈寓言〉所云「寓言十九，重言十七，卮言日出，和以天倪」，意謂此篇開端敘及了寓言、重言、卮言三項。「次二段言拘係者皆無取」，則是指「莊子謂惠子曰：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」以及「曾子再仕而心再化」兩段。前一則提到「惠子曰：孔子勤志服知也」，惠子認為孔子勤勉從事於心智的鍛鍊，這樣的看法顯示惠子只是「拘係者」，意即心靈受到禁錮的人；後一則提到，曾子曰「吾及親仕，三釜而心樂；後任，三千鍾而不泊，吾心悲」，曾子既已心悲，同樣也是心靈受到鉗制的「拘係者」，惠子、曾子二人皆為莊子所不取。再者，「又論功無驟進，莫執生死有無之迹」，指的是「顏成子游謂東郭子綦曰」一段。顏成子游先言「自吾聞子之言，一年而野，二年而從，三年而通……八年而不知死，不知生，九年而大妙」，也就是「功無驟進」之意；之後顏成子游又言「生，有為，死也」云云，下接「有以相應也，若之何其無鬼邪？無以相應也，若之何其有鬼邪」，也就是「莫執生死有無之迹」。較難理解的最後的「末貴韜斂」四字，以〈寓言〉篇的結構觀之，所謂的「韜斂」應該包涵「眾罔兩問於影曰」、「陽之居南之沛」兩段。前者中，影答覆罔兩的問話，曰「彼來則我與之來，彼往則我與之往，彼彊陽則我與之彊陽」，近於韜斂之意；後者中，老子以「大白若辱，盛德若不足」教導陽子居，陽子居變容曰「敬聞

³⁰ 《莊子釋意》，〈雜篇〉，頁 395。

命矣」，韜斂的意旨則更為明確。

上文分別從《莊子釋意》內篇、外篇、雜篇中各舉一例，說明歸有光評論《莊子》的三種樣式。事實上，《莊子釋意》外、雜篇中雖多引「震川曰」作為總結，但若遇整篇文章意旨貫通時，歸有光並不費力於各個章節的解析，而是直接表明全篇的創作大意。例如總評〈胠篋〉，震川曰：「至聖至知，反為盜資；絕聖棄知，天下自安。通篇一意。」³¹對照〈胠篋〉篇原文：「世俗之所謂至知者，有不為大盜積者乎？所謂至聖者，有不為大盜守者乎？」又云：「絕聖棄知，大盜乃止。」歸有光此評，即藉由關鍵語句來呈現全篇要旨。又如總評〈在宥〉，震川曰：「以至道全身，以無為治天下，則吾得長生之祕，人安性命之情矣。因民性有遷，故法未嘗廢，雖有為而實無為也。」³²此論緊緊著「無為」、「有為」而展開，立說依據在於〈在宥〉云「故君子不得已而臨莅天下，莫若無為。無為也，而後安其性命之情」，以及篇末「無為而尊者，天道也；有為而累著，人道也。主者，天道也；臣者，人道也」。歸有光主張以無為治天下，即使法令未廢，也應雖有為而實無為，其說較之於莊子的「有為」看法，實又更進一層。總括而論，歸有光評注《莊子》時，著重於篇中段落的分析與全文意旨的歸納，如曹同春〈莊子釋意序〉所言「固非謂莊子之意盡於文辭而已也」，此語確能道出歸有光評語的特色與侷限。

四、《震川先生集》的莊子接受

歸有光《震川先生集》徵引《莊子》之處頗多，為了使議論集中，下文僅以述及內七篇者為例。先看引用〈逍遙遊〉的詩作，〈讀史二首〉其二云：

劉毅無甌石，一擲百萬錢。淮陰置母塚，行營萬家田。英豪不在此，意氣聊復然。安能效拘儒，規規翦翦焉？東海有大鵬，扶搖負青天。可憐蝸與鳩，相笑榆枋間。³³

據《宋書》載，桓玄曾云：「劉毅家無擔石之儲，擲蒲一擲百萬。」³⁴又據《史記》

³¹ 《莊子釋意》，〈外篇〉，頁155。

³² 《莊子釋意》，〈外篇〉，頁169。

³³ 《震川先生集》，《別集》，卷10，頁939。

³⁴ 〔南朝梁〕沈約，《宋書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74年），卷1，〈本紀第一·武帝上〉，頁7。

述及韓信：「其母死，貧無以葬，然乃行營高敞地，令其旁可置萬家。」³⁵歸有光以爲，劉毅、韓信爲英雄豪傑的原因雖不在於賭博豪擲、爲母設塚之上，然而，其意氣亦藉此而展現，是以大丈夫焉能如拘泥小儒，生活在淺陋狹隘的世界中？如同莊子〈逍遙遊〉所言，大鵬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」，「背負青天而莫之夭闕」；而可憐的蝸與鸞鳩卻笑之曰，「我決起而飛，槍榆枋，時則不至，而控於地而已矣」。顯然，歸有光認爲蝸與鸞鳩遠不如大鵬，此意與《莊子釋意》所釋「以上明大小之分，以小形大，非小大各適其適也」，正可相互呼應。另外，《震川先生集》中有〈周秋汀八十壽序〉，前文已曾提及，此文的作者應是方鳳。文中提到崑山周秋汀先生八十歲大壽，作者與友人參與聚會，有客問先生長壽之道，周秋汀娓娓道來，答畢後，文章緊接著說：

客未對，余笑曰：「達哉，先生之論也！其有得于莊子〈逍遙〉之旨乎哉？其曰大鵬萬里，鷦鷯一枝，各適其適，不相企慕，則羨欲之累可以絕；累絕則悲去；悲去則性命安。是故壽於人，則為彭祖；壽於物，則為大椿。達者能得之，則先生其人也。今而後呼先生為逍遙公，可乎？」先生聞之喜。卒爵而歌，頽然就醉。³⁶

「大鵬萬里，鷦鷯一枝」之句，取自〈逍遙遊〉云，大鵬之飛「九萬里，則風斯在下矣」；「鷦鷯巢於深林，不過一枝」。此處以「各適其適，不相企慕，則羨欲之累可以絕」來闡發「逍遙」之意，乃採用郭象的解釋：「苟足於其性，則雖大鵬無以自貴於小鳥，小鳥無羨於天池，而榮願有餘矣。故小大雖殊，逍遙一也。」³⁷意思是說，周秋汀是一位適己所適、絕去物累的達者，故可以「逍遙公」稱之。以〈讀史〉其二來和〈周秋汀八十壽序〉相較，可以察知二者對於「逍遙」的體會並不相同，按理，一個作家對於《莊子》的理解不應該後相反，故將〈周秋汀八十壽序〉定位爲方鳳之作，可以再添旁證。

次看引用〈齊物論〉之文。歸有光的同鄉友人、同年進士王執禮，字子敬，其書室曰「清夢軒」，歸有光爲題〈清夢軒記〉云：

³⁵ 〔漢〕司馬遷，《史記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59年），卷92，〈淮陰侯列傳〉，頁2629-2630。

³⁶ 《震川先生集》，卷13，頁324。又見《改亭存稿》，卷1，頁297。

³⁷ 《南華真經注疏》，卷1，頁4。

莊周、列禦寇之徒，厭世之混濁，恍洋自恣，以此為蕉鹿、蝴蝶之喻，欲為鳥而戾於天，為魚而沒於淵，其意亦可悲矣。人之生，寐也，魂交也，夜之道也；覺也，形開也，晝之道也。〈易大傳〉曰：「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，曲成萬物而不遺，通乎晝夜之道而知。故神無方而《易》無體。」夫唯通知乎晝夜之道，則死生、夢寤之理一矣。³⁸

列子〈周穆王篇〉有「蕉鹿之夢」³⁹、莊子〈齊物論〉有「莊周夢蝶」的寓言，莊子〈大宗師〉篇中，也有「汝夢為鳥而厲乎天，夢為魚而沒於淵」之語，在歸有光看來，這些說法皆因「厭世之混濁」而放縱提出。我們以「莊周夢蝶」為例，〈齊物論〉末段云：「不知周之夢為胡蝶與？胡蝶之夢為周與？周與胡蝶，則必有分矣。此之謂物化。」所謂「物化」者，莊周與蝴蝶，我與物的界限已然泯除，萬物混化為一，是以物論雖不齊而實亦自齊⁴⁰。可知，「莊周夢蝶」原本具有齊物的深意，但在歸有光文中卻僅以「其意亦可悲矣」輕輕掃過，並未探究其中內涵。下文「人之生，寐也，魂交也，夜之道也；覺也，形開也，晝之道也」，其實也源於〈齊物論〉所述：「其寐也魂交，其覺也形開，與接為構，日以心鬪。」與〈齊物論〉說法的差異在於，歸有光刪去了「與接為構，日以心鬪」，而添加了「夜之道也」、「晝之道也」，使得原本刻劃放言者與外物交接的心思纏鬥狀態，轉變成合乎日常規律的晝夜之道。接著再引〈繫辭上傳〉所云「通乎晝夜之道而知」，此晝夜，已不再是一般意義的晝夜，甚至可歸結為死生、夢寤之理⁴¹，其實皆一也。此說於是為「清夢」之軒，開出新意，其意並不在於解釋《莊子》，而是《莊子》話語的一種應用。

再看引用〈養生主〉之文。另一位歸有光的同年進士丁應賓，即將派任嘉興府平湖縣，歸有光作〈送同年丁聘之之任平湖序〉，文云：

余歷觀前政，有不以催科為事，而事亦未嘗不辦集，往往為大官以去者。而其急於催科者，其功名反或不逮。然則獨以催科為東南之吏告者，其流禍於

³⁸ 《震川先生集》，卷15，頁383。「恍洋自恣」，歸有光文中如此，然直作「恍洋自恣」，《史記·老子韓非列傳》論莊子：「其言恍洋自恣以適己，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。」

³⁹ 詳楊伯峻，《列子集釋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79年），卷3，〈周穆王篇〉，頁107-108。

⁴⁰ 用憨山德清的解釋：「萬物混化而為一，則了無人我、是非之辯，則物論不齊而自齊也。」見《莊子內篇注》，卷2，頁60。

⁴¹ 朱子云：「晝夜，即幽明、生死、鬼神之謂。」見〔宋〕朱熹，《周易本義》（臺北：大安出版社，1999年），卷3，〈繫辭上傳〉，頁238。

生民多矣。傳曰：「如保赤子。心誠求之，雖不中，不遠矣。」莊子論解牛曰：「彼節者有間，而刀刃無厚；以無厚入有間，恢恢乎，其於游刃有餘地矣。」夫如是，天下事夫何憂其難！⁴²

歷來身為知縣者有兩種催收租稅的模式：一是「不以催科為事」，但其事卻順利辦成；一是「急於催科」，但其功名卻不及於前者。歸有光表示，所以叮嚀上任東南之吏的友人，原因在於催科之事造成百姓的禍害極多！其後，歸有光引用古書文句來作說明，先引《大學》所言：「《康誥》曰『如保赤子』。心誠求之，雖不中，不遠矣。」⁴³意謂催科一事，如同保護赤子一般，必須心誠以求之。後引莊子〈養生主〉中「庖丁解牛」的寓言，意謂催科於百姓，當如庖丁解牛時，恍然為戒，以無厚之刀入有間之節，不僅能順利徵得稅金，百姓亦無痛苦感受，則可謂恢恢乎游刃而有餘。庖丁曾言：「臣之所好者，道也，進乎技矣。」顯然歸有光所述，已由催科之「技」，提升於「道」，這雖與〈養生主〉的養生旨意仍有差距，但基本意涵略可相通。

續看引用〈人間世〉之文。歸有光〈櫟全軒記〉開頭說道：「餘峰先生隱居安亭江上，於其居之北，構屋三楹，扁之曰櫟全軒。」⁴⁴此文係為餘峰先生而作，其人名張意，字誠之，崑山人，所居處曰櫟全軒，乃化用莊子〈人間世〉典故：「匠石之齊，至乎曲轅，見櫟社樹。」因櫟社樹無所可用，可免去砍伐而得以保全，故曰「櫟全」。〈櫟全軒記〉又云：

一日，邀予坐軒中，劇論世事。自言：「……李斯用秦，機、雲入洛，一時呼吸風雷，華曜日月，天下奔走而慕豔之。事移時易，求牽黃犬出上蔡東門，聽華亭之鶴唳，豈可得哉？則莊生所謂不才終其天年，信達生之至論，而吾之所託焉者也。」予聞而歎息，以為知道之言。雖然，才與不才豈有常也？世所用樛、梓、豫章也，則樛梓豫章才，而櫟不才矣；世所用櫟也，則櫟才，而樛梓豫章不才矣。君固清廟明堂之所取，而匠石之所睥睨也。而為櫟社，君其有以自幸也夫！其亦可慨也夫！⁴⁵

《史記》載，李斯即將問斬時，對其子說：「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，

⁴² 《震川先生集》，卷 10，頁 219-220。

⁴³ 〔宋〕朱熹，《四書章句集注》（臺北：長安出版社，1991 年），《大學章句》，頁 9。

⁴⁴ 《震川先生集》，卷 15，頁 384。

⁴⁵ 《震川先生集》，卷 15，頁 385。

豈可得乎！」⁴⁶《世說新語》也記載，陸機將被誅，臨刑而歎曰：「欲聞華亭鶴唳，可復得乎！」⁴⁷張意以歷史為鑒，慶幸自己能免去仕途的風險，寄託在莊子所謂的「不才終其天年」。莊子此語固然見於〈山木〉篇「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」，但〈山木〉中並無匠石、櫟社樹，故此語仍應對照〈人間世〉「匠石之齊」的寓言，先是匠石曰：「是不材之木也，無所可用，故能若是之壽。」而後櫟社見夢曰：「故不終其天年而中道夭，自培擊於世俗者也。」那麼，在歸有光的描述下，張意究竟是「才」還是「不才」？細觀之，他從前確實是清廟明堂所取的良才，但如今已是匠石所睥睨的不才，由「才」而入於「不才」，正如一棵無用的櫟社樹，也許可以稱幸，但以歸有光當時的處境而言，卻也因為友人的不遇而感慨！

歸有光引用〈德充符〉之文，則有〈張母太安人壽序〉云：「太安人之所以勞其生者，去其養生之說遠矣。其艱辛彌甚，其得數彌長。莊周所謂『受命于地，唯松柏獨也』，太安人之謂也。」⁴⁸其說原見於莊子〈德充符〉：「受命於地，唯松柏獨也，在冬夏青青。」引用〈大宗師〉之文，則有〈鄭君漢卿壽藏銘〉云：「天地擴擴，日月循行。星辰粲列，萬物畢形。孰謂之有，目明則明。孰謂之無，目冥則冥。以死為尻，以生為脊。猗與鄭君，古之達識。嘯歌高堂，樂飲玄室。我為銘文，刻于貞石。」⁴⁹其中「以死為尻，以生為脊」，原見於莊子〈大宗師〉：「孰能以無為首，以生為脊，以死為尻？孰知死生存亡之一體者，吾與之友矣！」引用〈應帝王〉之文，則有〈西山石銘〉云：「中央古帝久已死，日鑿一竅不肯已。儻兮忽兮尙侈侈，吾學老龍惟隱几。」⁵⁰儻、忽侈侈多事，鑿死渾沌，原見於莊子〈應帝王〉：「南海之帝為儻，北海之帝為忽，中央之帝為渾沌。……」云云。要之，從〈逍遙遊〉到〈應帝王〉，歸有光的詩文中皆曾徵引，這些對於《莊子》的引用，皆已融入了個人的生命情境，與原本的《莊子》有著或遠或近的差距。

⁴⁶ 《史記》，卷 87，〈李斯列傳〉，頁 2562。

⁴⁷ 《世說新語箋疏》，〈尤悔〉，頁 897。

⁴⁸ 《震川先生集》，卷 14，頁 350。

⁴⁹ 《震川先生集》，卷 22，頁 530。

⁵⁰ 《震川先生集》，卷 29，頁 653。「吾學老龍惟隱几」一句，典出〈知北遊〉：「芻荷甘與神農同學於老龍吉。神農隱几，闔戶晝瞑。……」係指吾如神農，學於老龍吉而隱几。

五、文學觀念中的莊子應用

《莊子釋意》收錄歸有光的《莊子》評語，著重於《莊子》各篇要旨以及篇中段落的扼要解釋，論點多關涉於意涵與章法。此一文辭分析的取向，可以和歸有光《文章指南》首篇〈歸震川先生總論看文字法〉略相呼應：

第一看大概主張。第二看文勢規模。第三看綱目關鍵：如何是主意首尾相應，如何是一篇鋪敘次第，如何是抑揚開合處。第四看警策句法：如何是一篇警策，如何是下句下字有力處，如何是起頭換頭佳處，如何是繳結有力處，如何是融化曲折剪裁有力處，如何是實體貼題目處。⁵¹

此段文字也見於呂祖謙《古文關鍵》，題〈總論看文字法〉⁵²，此一情形當是如劉明今〈《文章指南》解讀〉所述：「歸有光當日確曾編選文章講解，作了批釋，於全書有一定的構想，呂祖謙《古文關鍵》的〈看文章法〉也當是所講解的內容。」⁵³故〈總論看文字法〉當為歸有光所接受。所謂「大概主張」，即全篇文章的主要意旨，例如《莊子釋意》〈天地〉篇末，震川曰：「道本自然，因人而治，是謂至治；順性而脩，是謂至德。在去知與累而已。」或如〈天道〉篇末，震川曰：「虛靜無為，精神流通，則人官效能，事理得序，□默而天下治矣。名迹知巧，言語記誦，皆粗末也。」⁵⁴二篇之中，歸有光便是以精要話語來揭示全文的基本主張。所謂「綱目關鍵」，包含了「如何是一篇鋪敘次第」，如〈庚桑楚〉篇末，震川曰：「首論至德之人，次言修身俟命，次舉生死、學術之辨，次言去累完德，末言遺瑕譽、好惡、死生，不得已而應世也。」⁵⁵論中提到「首論」、「次言」、「次舉」、「次言」、「末言」，正表明了一篇文章的解說程序。雖然，《文章指南》是指導後學如何寫作的書籍，其中並未收錄莊子之文，但歸有光確實以文章的角度來閱讀《莊子》，其論《莊子》之語與寫作技法之間仍存有若干符契。

⁵¹ [明]歸有光評選，《文章指南》（臺北：廣文書局，1972年），頁1。

⁵² [宋]呂祖謙，《古文關鍵》（臺北：新文豐出版社，1985年，《叢書集成新編》第58冊），〈總看文字法〉，頁582。

⁵³ 劉明今，〈《文章指南》解讀〉，黃霖主編，《歸有光與嘉定四生先研究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7年），頁63。

⁵⁴ 分見《莊子釋意》，〈外篇〉，頁190，頁203。「□默」，前一字破損難辨。

⁵⁵ 《莊子釋意》，〈雜篇〉，頁336。

再看《震川先生集》。歸有光文集引用《莊子》時，有時在某種程度上改變了原來的意思，轉化為另一種可能，甚至也將之導入文學理念之中。如歸有光曾為友人顧夢圭（1500-1558）《疣贅錄》題序，此序在顧夢圭書中題〈疣贅錄序〉⁵⁶，於《震川先生集》則名〈雍里先生文集序〉，序云：

暇日以其所為文，名之曰《疣贅錄》，予得而論序之。以為文者，道之所形也。道形而為文，其言適與道稱，謂之曰：「其旨遠，其辭文，曲而中，肆而隱。」是雖累千萬言，皆非所謂「出乎形」，而「多方駢枝於五臟之情者」也。故文非聖人之所能廢也。⁵⁷

為了與《疣贅錄》之書名相符，歸有光序中引用了《莊子·駢拇》的典故。先是「出乎形」一語，出自〈駢拇〉：「附贅縣疣出乎形哉，而侈於性。」之後「多方駢枝於五臟之情者」一語，同樣也是〈駢拇〉篇的文句：「多方駢枝於五臟之情者，淫僻於仁義之行，而多方於聰明之用也。」歸有光的意思是說，文章如果是道的呈現，那麼它即使累積千萬言，將不會如附贅懸疣般顯露於形體，也不會在五臟之情以外旁生枝節，惟有這樣的文章可與大道相稱，非聖人所能廢棄。但顧夢圭此書卻名「疣贅」，此又從何說起？歸有光在〈雍里先生文集序〉文末答曰：「於是以知先生之所以日進者，吾不能測矣。錄凡若干卷，自舉進士至謝事家居之作皆在焉。然存者不能什一，猶自以為疣贅云。」⁵⁸意謂顧夢圭的詩文日益進步，況且此書已去蕪存菁，所錄者未超過原文的十分之一，則「疣贅」之稱只是作者謙虛的說法罷了。必須注意，歸有光此處述及〈駢拇〉之語，論述範圍卻從生命本性轉移到文章風格，透露的正是文學觀念對於《莊子》的一種吸收與應用。

另外，歸有光為友人陳文燭（1535-？）撰寫〈五嶽山人前集序〉，此序收入陳文燭《二酉園文集》中⁵⁹，今依《震川先生集》所云：

「夫西子病心而曠其里，其里之醜人亦捧心而曠其里。其里之富人見之，堅閉門而不出；貧人見之，挈妻子去之而走。」余固里之醜人耳。若有如西子

⁵⁶ 文見〔明〕顧夢圭，《疣贅錄》（濟南：齊魯書社，1997年，《四庫全書存目叢書》集部第83冊），歸有光〈疣贅錄序〉，頁1-2。

⁵⁷ 《震川先生集》，卷2，頁26。「其旨遠」之語，出自《周易·繫辭下傳》。

⁵⁸ 《震川先生集》，卷2，頁26。

⁵⁹ 文見〔明〕陳文燭，《二酉園文集》（濟南：齊魯書社，1997年，《四庫全書存目叢書》集部第139冊），歸有光〈五嶽山人前集序〉，頁8-9。

者而為西子之贖，顧不益美也耶？故曰：「知美贖而不知贖之所以美。」夫知《史記》之所以為《史記》，則能《史記》矣。故曰：「喙鳴合，與天地為合，其合緜緜。」甚矣，文之難言也。每與玉叔抵掌而談，相視而笑。今見其燁燁爾，洋洋爾，纒纒爾，別之三年而其文之富如此，能《史記》若也。

60

前段文句徵引了《莊子》〈天運〉、〈天地〉、〈大宗師〉三篇的話語。先是「夫西子病心而贖其里」云云再跳接到「知美贖而不知贖之所以美」，應用了〈天運〉篇「西施捧心」的典故；此處，歸有光自謙如里之醜人，欲學西施之贖而不能，也就是序文之前所述「性獨好《史記》，勉而為文，不《史記》若也」。接著，其文稱許陳文燭「知《史記》之所以為《史記》，則能《史記》矣」，亦即與醜人不同，乃是「知贖之所以美」，也就是序文之前所述「玉叔好《史記》，其文即《史記》若也」⁶¹；正因為陳文燭能習得《史記》，故歸有光再以〈天地〉篇「喙鳴合，與天地為合，其合緜緜」予以讚揚，意指這種相合已臻於無心於言說，既能合於鳥鳴，又能合於天地，一切俱渾然無跡。再又，歸有光每與陳文燭抵掌而談，皆能「相視而笑」，則化用〈大宗師〉語：「子祀、子輿、子犁、子來四人相與語，曰：『孰能以無為首，以生為脊，以死為尻？孰知死生存亡之一體者，吾與之友矣。』」四人相視而笑，莫逆於心，遂相與為友。⁶²可知「相視而笑」，正是歸有光、陳文燭二人超越生死、莫逆於心的體現。至此，可以明白歸有光是以醜人效贖來貶抑自己，以天地為合來肯定陳文燭，以相視而笑來描述二人的友誼。但錢謙益卻有完全不同的讀法，〈新刻震川先生文集序〉云：

先生嘗序沔人陳文燭之文，諷其好學《史記》，知美贖而不知贖之所以美。學先生之學者，無為沔人之知美贖，則幾矣。⁶³

錢謙益以為，歸有光〈五嶽山人前集序〉是諷刺陳文燭好學《史記》，如同《莊子》

⁶⁰ 《震川先生集》，卷2，頁27。

⁶¹ 原文作：「性獨好《史記》，勉而為文，不《史記》若也。玉叔好《史記》，其文即《史記》若也。」見《震川先生集》，卷2，頁27。玉叔，陳文燭之字。

⁶² 〈大宗師〉下則寓言「子桑戶、孟子反、子琴張三人相與友」，同樣也提到「三人相視而笑，莫逆於心，遂相與為友」。

⁶³ 《牧齋有學集》，卷16，頁730。另見《震川先生集》，〈序〉，頁8。陳文燭為湖廣沔陽人，故云「沔人」。

所云「知美贖而不知贖之所以美」，這樣的說法令人訝異，細思之，實有難解之處。其一，〈五嶽山人前集序〉刊入陳文燭《二酉堂文集》中，此文經由陳文燭的檢驗是沒有問題的，若是「諷其好學《史記》」，為何陳文燭沒有察覺？況且歸有光與陳文燭「相視而笑」，二人已是莫逆於心的好友，實不可能出現違心之論。其二，文中「知美贖而不知贖之所以美」一語，是接續歸有光所述「余固里之醜人耳」，亦即此語是用來表明自己，並不是指稱陳文燭；此語和下文「夫知《史記》之所以為《史記》，則能《史記》矣」，語意完全相反，而後語才是描述陳文燭的文章燁燁洋洋。由此可以斷定，錢謙益的說法不確。我們可以繼續追問，錢謙益為何編織此一說法？翻閱《列朝詩集》，書中錄陳文燭詩一首，錢謙益云：「文燭字玉叔，沔陽人。……玉叔與吳明卿諸人稱詩，希風『七子』，附其後塵。有《五嶽山房集》數十卷，煩蕪剽擬，王、李之下流。」⁶⁴錢謙益論詩力排前、後七子，陳文燭既與後七子的吳國倫（明卿，1524-1593）交好，詩風又學習王世貞（1526-1590）、李攀龍（1514-1570），自然被歸入摒斥之列。但歸有光卻是錢謙益崇敬的文人，權衡之下，錢謙益於是製造出歸有光、陳文燭文學觀念不同的假象。

歸有光另為友人康君爽撰寫〈草庭詩序〉，關於「草庭」之名，序文中明言：「草庭者，君居家精舍名也。……用周子庭前草不除之語，以名其室。」⁶⁵周子者，周敦頤也，周子庭前草不除，語見程顥所云：「周茂叔窗前草不除去，問之，云：『與自家意思一般。』」⁶⁶意謂草木的生機不斷，正如個人的生命成長未曾停歇。歸有光接著又說：

莊子曰：「儵魚出游從容，是魚樂也。」惠子曰：「子非魚，安知魚之樂？」莊子曰：「子非我，安知我之不知魚之樂？」人與萬物一體，其生生之意同。故「昆蟲未蟄，不以火田，不麇，不卵，不殺胎，不殀夭，不覆巢」，此心也。「賁若草木」，此心也。「天下雷行，物與無妄，先王以茂對時，育萬物」，同此生生之意而已。知此，則知所謂「鳶飛魚躍」，與「必有事焉而勿正」之義同。而程子再見周茂叔，吟風弄月以歸，有「吾與點也」之趣。

⁶⁴ [清]錢謙益，《列朝詩集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7年），〈丁集〉第六，頁4532。

⁶⁵ 《震川先生集》，卷2，頁31。

⁶⁶ [宋]程顥、程頤，《二程集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1年），《河南程氏遺書》，卷3，頁60。

豈謂濠上之遊，以莊子非魚而不知魚之樂也哉？⁶⁷

莊子與惠子的「濠上之遊」，原見〈秋水〉篇。歸有光以為，莊子得以體知鯈魚出游從容之樂，原因在於人與萬物融為一體，生生之意與物相同。此段徵引的古籍頗多，歸有光的用意大體相類，特別是其中有兩句程顥的話語，一云：「『鳶飛戾天，魚躍于淵。言其上下察也。』此一段子思喫緊為人處，與『必有事焉而勿正心』之意同，活潑潑地。」又云：「《詩》可以興。某自再見茂叔後，吟風弄月以歸，有『吾與點也』之意。」⁶⁸其中，「鳶飛戾天，魚躍于淵。言其上下察也」，出自《中庸》；「必有事焉而勿正」，出自《孟子》；「吾與點也」，出自《論語》。也就是說，歸有光將莊子所體悟的游魚之樂，導入了儒家《四書》的範疇。雖然莊子〈齊物論〉曾說：「天地與我並生，而萬物與我為一。」程顥也曾說：「仁者，以天地萬物為一體。」⁶⁹但二者所謂的與天地萬物交融，實質內容仍有差別。概要而言，莊子所云是以天為主體，講求的是人復歸於自然，與天地萬物融合為一；而程顥所云是以人為主體，講求的是人在道德上的擴充，同樣與天地萬物融合為一。因歸有光著眼於「人與萬物一體」的最後境界，故將莊子所說的「鯈魚出游從容」之樂和程顥所說的「吟風弄月以歸」之樂，二者視為相等。

上文，以〈雍里先生文集序〉、〈五嶽山人前集序〉、〈草庭詩序〉三文為例，說明歸有光如何將莊子話語應用在文學觀念中。這樣的應用，並不只於「文學」的層次，更已約略觸及了入了「文學批評」的範疇。

六、結語

歸有光文章中與莊子關係最深的是〈畏壘亭記〉，此文提到：「壬寅之歲，讀書於此。宅西有清池古木，壘石為山；山有亭，登之……」⁷⁰壬寅，即嘉靖二十一年（1542），當時歸有光三十七歲，讀書於安亭，讀書處有壘石為山，山上有亭，名曰「畏壘亭」。〈畏壘亭記〉又云：

⁶⁷ 《震川先生集》，卷2，頁31。「昆蟲未蟄，不以火田」，見《禮記·王制》；「賁若草木」，見《尚書·商書·湯誥》；「天下雷行」，見《周易·無妄》。

⁶⁸ 均見《二程集》，《河南程氏遺書》，卷3，頁59。

⁶⁹ 《二程集》，《河南程氏遺書》，卷2上，頁15。

⁷⁰ 《震川先生集》，卷17，頁427。

莊子稱：「庚桑楚得老聃之道，居畏壘之山。其臣之畫然智者去之，其妾之挈然仁者遠之。擁腫之與居，鞅掌之為使。三年，畏壘大熟。畏壘之民，尸而祝之，社而稷之。」而予居於此，竟日閉戶。二三子或有自遠而至者，相與謳吟於荊棘之中。予妻治田四十畝，值歲大旱，用牛輓車，晝夜灌水，頗以得穀。釀酒數石，寒風慘慄，木葉黃落；呼兒酌酒，登亭而嘯，忻忻然。誰為遠我而去我者乎？誰與吾居而吾使者乎？誰欲尸祝而社稷我者乎？作〈畏壘亭記〉。⁷¹

「畏壘」之名出自《莊子·庚桑楚》，「庚桑楚得老聃之道，居畏壘之山」，這是莊子的文句，卻也是歸有光的自喻。因為科舉失利，歸有光居於畏壘亭時，友人大半不相聞問，僅有二三子與之歌詠，又適逢妻子耕作有成，於是釀酒數石，登亭而嘯。那麼，對於歸有光的嘯聲以及文中一連串的疑問，又應如何理解？不妨參考趙伯陶對〈畏壘亭記〉的評點：「歸有光也正是厭倦了科舉拼搏的殘酷性，才一時嚮往歸享田園之樂的。尋求心靈的淨土儘管只是暫時的歸隱思想，以後他仍要在功名的路上迅跑，然而超然於暫時，不也是一種解脫的方式嗎？」⁷²《莊子》並不是歸有光思想的根本歸趨，只是失意時的暫時寄託，只是文章撰寫的學習對象；也因此，探討歸有光的《莊子》解讀，必須回到其生命的場景，回到文學視域之中。

⁷¹ 《震川先生集》，卷17，頁427。

⁷² 趙伯陶選注，《歸有光文選》（蘇州：蘇州大學出版社，2001年），頁71。

參考書目

一、傳統文獻

1. 〔漢〕司馬遷，《史記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59年。
2. 〔晉〕郭象注，〔唐〕成玄英疏，《南華真經注疏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8年。
3. 〔南朝宋〕劉義慶著，〔南朝梁〕劉孝標注，余嘉錫箋疏，《世說新語箋疏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3年。
4. 〔南朝梁〕沈約，《宋書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74年。
5. 〔宋〕程顥、程頤，《二程集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1年。
6. 〔宋〕朱熹，《周易本義》，臺北：大安出版社，1999年。
7. 〔宋〕朱熹，《四書章句集注》，臺北：長安出版社，1991年。
8. 〔宋〕呂祖謙，《古文關鍵》，《叢書集成新編》，臺北：新文豐出版社，1985年。
9. 〔宋〕魏天應輯，《論學繩尺》，《文津閣四庫全書》，北京：商務印書館，2005年。
10. 〔明〕方鳳，《改亭存稿》，《續修四庫全書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5年。
11. 〔明〕方鳳，《改亭續稿》，《續修四庫全書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5年。
12. 〔明〕顧夢圭，《疣贅錄》，《四庫全書存目叢書》，濟南：齊魯書社，1997年。
13. 〔明〕歸有光，《震川先生集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1年。
14. 〔明〕歸有光，《補刊震川先生集》，《續修四庫全書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5年。
15. 〔明〕歸有光批閱，〔明〕文震孟訂正，《南華真經評注》，《無求備齋莊子集成續編》，臺北：藝文印書館，1974年。
16. 〔明〕歸有光輯，《諸子彙函》，《四庫全書存目叢書》，濟南：齊魯書社，1997年。

17. 〔明〕歸有光評選，《文章指南》，臺北：廣文書局，1972年。
18. 〔明〕陳文燭，《二酉園文集》，《四庫全書存目叢書》，濟南：齊魯書社，1997年。
19. 〔明〕釋德清，《莊子內篇注》，上海：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，2009年。
20. 〔清〕錢謙益，《牧齋有學集》，《錢牧齋全集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3年。
21. 〔清〕錢謙益，《列朝詩集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7年。
22. 〔清〕高秋月集說，〔清〕曹同春論正，《莊子釋意》，《無求備齋莊子集成續編》，臺北：藝文印書館，1974年。
23. 楊伯峻，《列子集釋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79年。

二、近人論著

1. 方勇，《莊子學史》，北京：人民出版社，2008年。
2. 貝京，《歸有光研究》，北京：商務印書館，2008年。
3. 黃春花，〈歸有光散文與《莊子》關係談〉，《牡丹江師範學院學報》2005年第1期。
4. 楊峰，《歸有光研究》，上海：復旦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博士論文，2006年。
5. 趙伯陶選注，《歸有光文選》，蘇州：蘇州大學出版社，2001年。
6. 趙興勤、趙韡，〈「周秋汀八十壽序」著作者考辨〉，《文獻》2015年第3期。
7. 劉明今，〈《文章指南》解讀〉，黃霖主編，《歸有光與嘉定四生先研究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7年。

The Interpretation of *Zhuangzi* revealed in Gue You-Guang's Literary View

Hsieh, Ming-Yang*

【Abstract】

This essay explores how Gue You-Guang interpreted *Zhuangzi* from a literary perspective. The essay first identifies two documents related to the interpretation of *Zhuangzi* by Gue You-Guang. One is *Zhuangzi Shi Yi* by Gao Qiu-Yue, which collected Gue You-Guang's distinctive comments on *Zhuangzi*. The other is Gue You-Guang's *The Collection of Zhen Chuan Xian Sheng*, which contains several articles quoting words from *Zhuangzi*. From *Zhuangzi Shi Yi*, we can see that Gue perceived each individual chapter of *Zhuangzi* as a respective unit and gather the essence of them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discourse. It is evident that Gue You-Guang's appreciation of *Zhuangzi* evolved from the comments and analyses into the exploration of the profound meaning or even altered *Zhuangzi*'s original meaning. At the end of the essay, we discuss how Gue You-Guang applied the expressions from *Zhuangzi* to the field of literary comments and analyses, with which he made a contribution to the fusion of literary comments and Zhang-zi's thoughts.

Key words: *Zhuangzi*, Gue You-Guang, *Zhuangzi Shi Yi*, *The Collection of Zhen Chuan Xian Sheng*, literary interpretation of *Zhuangzi*

* Professor,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, National Dong Hwa University.

